



兩則故事

一

在東方的某個國度，沿海有一座小城，小城佔地不多，與最近的城市對比，便如拿乒乓球與籃球相較；從世界地圖上看，她直接消失於汪洋之中，連一個斑點也無法佔有。

經過數月的旅程，他再一次踏在家鄉的領土上。他站在碼頭上，放下皮箱，抬了抬手，轉了轉腰，伸展一下因坐得久而僵硬的身體，閉上眼睛靜靜地聆聽，浪花拍打著礁岸的聲音，工人們交談的聲音；他閉上眼睛靜靜地感受，海風撫過臉頰帶來的涼意，以及扯動著衣袖帶來的壓迫感，這是腳踏實地的感覺，而不是在甲板上的浮浮沉沉。他深呼了一口氣，平復自己似箭的歸心，略欠身往下手一抓，咦，皮箱呢？

他環顧四周，見到一個瘦削的身影抱著甚麼方形的東西往人群外跑去，他頓了頓，隨即拔腿追上；幸好那人跑得不快，趕在他藏進彎彎曲曲的街巷前將他抓住。他拿回自己的東西，經過一陣詢問後得知，眼前這個瘦弱、個頭不高的“小孩”，居然是一個剛過 18 歲生日的成年人；這人為了讓弟弟見識一下泊來的東西，才幹出這樣的事。

“也不是多大的事，不過你也別再犯了”他說道。

“好，好。”“小孩”點著頭說完，接著轉身就跑。

“唉……回家去了！”他說著，便向街裏走去，按著自己依稀的記憶，尋找自己回家的道路。



他離去後，“小孩”在碼頭又搶走了另一人的包；在某個昏暗的角落裏，他傷痕累累的手顫抖著拿起一塊硬餅，在口中咀嚼，泡過帶有血的唾液後，竟變得更容易入口了。年輕的男人可十分看重面子，寧可撒個可笑點的謊，也不願給人知道自己的窘境。

兜兜轉轉，在經過個別某幾位好心的路人指路後，他終於找到自己家人居的那座大廈。這座大廈是最新建成的，有二十多層的，亦是這一帶唯一一座帶有電梯的大廈。他搭上電梯，停在十來層的位置，走過光線不足的走廊，到最裏頭的單位按下門鈴。出來應門的是他姐姐，她見到多年不見的弟弟，高興不已，開了門抱著他激動地蹦了蹦，接著拉他進了家門；有了家人，雖然這個家沒住多少年，但也是家。

一家人有說有笑，他們坐在客廳能望到外面治安警察局的位置，吃著祖母做的小吃，聊著留學的趣事。樓下傳來一陣吵雜的人聲，一群人在警察局外和穿著制服的人吵架，然後打了起來；忽然，有人向門口扔了個黑色的東西。“砰”的一聲，那剛落地的東西中溢出濃濃白煙，人群像受驚的鳥兒紛紛散去，只剩警察留在原地。那一聲可不止嚇到路過的人，樓上的一家也被嚇到了，尤其是剛回來不久的留學生。

“這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”他慌張地問道。

“唉，沒事沒事！”姐姐答道。“總有群人是這樣，不知道是不是吃飽了閒著沒事做，過幾天便弄些事來。”

“這裏靠近警察局，竟會扯上這裏來？”

“應該不會，沒事的。”



數月後，他又得離開了，與家人告別後走進了澳門國際機場，這時是 2000 年初。

二

這一別後，過了十年有多，他又再次踏上這故鄉的領土；這次沒什麼原因，他就是想重遊舊地而已。不過……這還是舊地嗎？他來到機場，任著行李箱在輸送帶上轉了幾圈，呆呆立著。

他拖著行李走到機場外，攔下了的士，打算到市中心去；由於碰上下班時間，一路上停的時間還比走的時間多，他看著不因車停而停的計程錶，心裏為錢包暗嘆。車水馬龍，人山人海，他所到之處無一不是這般模樣，在較為有名的景點，那些人可真是什麼都能拍一通，牆上無義意的斑點，階級之間的縫中冒出的綠芽，草地上的一朵小花……在那人多的地方，他該怕的不是扒手，而是在身邊閃個不停的閃光燈；在黑白相間的石塊路上，人潮洶湧，他根本無法“逆流而上”，只能乖乖跟著人流，多繞了半圈才來到目的地。

入夜，不同以往，這裏成了不夜城，沒了該安靜的黑夜……各大賭場酒店在白天固然宏偉，夜裏更是璀璨奪目，如各種以寶石雕琢而成的高塔，閃爍著耀眼的光芒，引來一群又一群人圍觀拍照。今夜，湖上綻放著煙花，與湖邊的城市光景襯在一起，又是一幅美景。他拿著手機拍下曇花一現的美景，卻不小心手一滑，跌落了手機，他趕忙去拾，卻又突然被人拉了上來。

“喂，你幹什麼？這樣很容易跌倒的。”那人說道，“小心不要被人踩到，之前就因此發生過意外。”

“噢，謝謝……但是我的手機……”他說道。



“麻煩讓一讓！”那人喊道。

陌生人在人潮裏給他拾起了手機，還給了他，然後順著人潮離開了。

回到酒店，他疲憊地躺在床上，打了通長途電話，向家人報平安。

“你那邊怎樣了？”電話的那一頭問道。

“非常好，澳門漂亮了許多。”他答道。

剛實行《基本法》時，社會治安不好，亦有反對的聲音；到了現在，它為澳門帶來安穩的環境，不但能保障人民的生活，亦保障了遊客的安全。相信它將繼續效命於澳門，見證澳門一步步踏入更好的未來。